一位农家女与廿五位父母

□文／仉士翠 王风卉 丁勤 成秀萍

一撇一捺写成个“人”字，简单不过。

可真正做一个人，却并不容易，尤其是做一个让干部群众交口称赞、一致叫好的人，则更难。

多次受盐城市、盐都县妇联和县、乡两级政府表彰的普通农家女吴国云就做到了这一点，她用自己的言行，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无悔的选择：从“米篼箩”到“糠篼箩”

1992年1月，盐都县便仓乡筹建敬老院，乡党委、政府连续找了16位村干部谈话，希望他们能够到敬老院主持工作，然而16人全都打了退堂鼓。忧心忡忡中，几位乡干部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时任井塘村妇女主任的吴国云，但他们又想，前不久，乡里正是考虑吴国云家庭担子很重，才将她从村计生专干换下来干稍微轻松点的工作，再叫人家跳到“糠篼箩”里，会同意吗？

时间转到1973年春的一天，在一阵阵鞭炮声中，年仅25岁的吴国云嫁到了井塘村十一组退伍军人秦永康家，面对喜气洋洋的婚礼，左邻右舍无不担心，这样的气氛会长久吗？人们的担心并非多余，秦永康的母亲全身瘫痪，整日卧床不起，口水不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对这样的家庭，她能撑起半边天吗？婆婆的日子还能过得好吗？

时间能证明一切。几年前，出了井塘村十一组人们就不熟悉的吴国云，几年后已是方圆几十里人们赞不绝口的孝顺媳妇。这一点，秦永康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深：母亲病情较重，吃的东西常从嘴里流出来，吴国云总是耐心地用手帕一点一点擦去，依然如故一口一口地喂着老人；老人由于全身大面积失去知觉，不能活动，为了尽量避免老人瘫痪部位生褥疮，吴国云除了定期为老人捶打瘫痪部位外，每天还要为她翻动身体数十次；老人年纪大了，四肢畏冷，吴国云就和老人睡在一起，把老人的双脚搂在怀中，用自己的体热来温暖老人。在吴国云的悉心照料下，老人安度晚年，直到1992年9月才去世。

深知照料老人辛苦异常的吴国云会答应到敬老院吗？令乡干部没有失望的是，吴国云并没有推辞。

吴国云担任乡敬老院院长消息传开后，在亲朋好友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丈夫担心她体质弱，又多病，不能坚持下去；亲戚苦口婆心地讲，什么工作不好干，偏要去干伺候人的差事？朋友好心劝说，敬老院工作辛苦不说，一个月一百多块钱的工资能干啥？还不如人家做生意一天的进项呢。面对众说纷纭的相劝，吴国云思绪难平，谁不会老？比起婆婆来，那些没儿没女的老人不更需要人关心？既然组织看重我，我就要把这个院长当好。

走进敬老院的第一天，展现在吴国云面前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环境啊：房舍四周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一片荒芜；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蚊蝇肆虐……推开房门，霉味扑鼻而来；顺手拉一下电线，灯泡不见亮；随手扭开水笼头，不听哗哗水声，面对此情此景，吴国云的心一阵发酸，这种环境怎么能让老人来住呢？

说干就干，当天下午吴国云就把丈夫、女儿和两名工作人员动员起来，起早贪黑，锄草清污；买来砖块，铺设路面；借来板车，运走垃圾；利用空闲，种花栽树；四处奔波，架设管线。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一个崭新的敬老院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路面宽阔平坦，屋内窗明几净。看到这一切，腰酸背痛的吴国云欣慰地笑了。这年10月，在一阵阵鼓乐声中，敬老院迎来了它的主人——25位孤寡老人。

为了全面整治院容，吴国云除了东奔西走、积极筹集资金外，还带领同事们大力发展庭园经济，先后建起了猪圈、羊舍、鸡窝，并将体质强的老人编入垦荒组，把体质弱的编入养殖组，由工作人员带队，分别负责农作物、蔬菜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这几年，院里每年都能有近万元的纯收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院里先后建起了图书阅览室、棋类活动室，添置了电风扇、彩电、洗衣机……老人的生活水平也一天比一天高，吃的是鸡鱼肉蛋，一个星期四天荤；穿的是宽宽松松的棉衣，盖的是厚厚实实的棉被，垫的是漂漂亮亮的床单，老人说：“我们想都未曾想到过自己会过得这么好。”

倾斜的爱心：犹如亲人般爱老人

自打进敬老院起，吴国云就暗下决心，敬老院的老人大多无儿无女，常年形单影只，心灵孤独，自己只有象对待家人一样对待老人，用一颗火热的心来弥补老人们感情上的缺憾，才能真正赢得老人们的心，吴国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新港村一位70多岁的孤寡老人叫张罗英，因患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结核空洞等多种疾病，生活困难重重。吴国云听说后，立即去该村联系将老人接回敬老院。老人栖身在公墓边的一间泥草房里，距村庄有几里路，平日人迹罕至，路上的杂草已有半人高，到了老人家中，吴国云刚要推门进去，陪同的村干部叫住她：“吴院长，你还是不要进去了，我在外告诉她过几天来船接她就行了。”吴国云说：“没事，还是进去和老人打个招呼。”一进门，早有思想准备的吴国云还是愣住了：这是个什么样的家啊，连普通人家的猪圈、狗窝都不如！房中显眼处放的竟是一只盛着大半桶屎尿的粪桶，没有盖子，就这样敞放着，满屋子一股浓烈的骚臭味；地面阴暗潮湿、坑坑洼洼，到处都是老鼠屎；床上、桌边、墙壁挂满了蜘蛛网，没有一点生气，人置身于其中，犹如窒息一般，老人正躺在床上，脸上黑呼呼的，还残留着数道鼻涕和口水印；头发早已变硬成结，散发出一阵阵酸臭味；薄薄的被子又硬又脏，既湿又凉。看到有人进来，老人吃力地睁开眼，想说些什么却什么也没能讲出来，吴国云心酸地流下了眼泪，二话没说，拿了张椅子，请村干部在外面先坐下，自己则挽起袖子，利索地收拾起来。老人连翻身都很困难，为了换床单，吴国云只得一边小心翼翼地搀扶老人，一边慢慢整理床铺，费好大劲才把新床单铺上；端来热水，擦去老人脸上的污迹，洗净老人的头发，并用梳子一一梳理整齐……最后，当吴国云将破陋的草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光洁明亮的镜子放在老人面前时，老人流下了混浊的泪水……在外面等了几个小时的村干部感慨地说：“吴院长，我在农村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哪家闺女能对自己爹娘有这般孝顺的。”

没过几天，老人就被接回敬老院中，吴国云心中又多了一份牵挂。1993年春的一天，吴国云见老人吃不下饭，往外吐酸水，频繁咳嗽，特别是咳出来的浓痰带着刺鼻的腥味，连忙带老人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一听到这个消息，与老人已结下了深厚感情的吴国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回到老人身边，老人不安地问道：“闺女，我咋了，是不是不行了？”强忍住悲痛的吴国云为了不让老人有心理负担，装着很轻松地说：“没事，医生说是胃不太好，吃点药就行了。”回院后，吴国云除了一如既往地操劳老人的生活起居，更多了一份细致和耐心。清晨上班，吴国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老人床头，摸一摸老人的额头有没有发烧，看一看老人的棉被是否盖得结实，问一问老人有什么需要；中午，吴国云都会雷打不动挽扶着老人散步在田间小埂；晚上下班前吴国云总是再三叮嘱值班人员晚上睡觉多起几回，注意老人的动静，一旦有什么事，立即通知她。

这年腊月，老人终于不行了，虽然此时已临春节，家家户户都在为过节忙得不可开交，但为了照料老人，吴国云放弃了与家人的团聚，连续二十三个日日夜夜在医院陪伴老人。白天，她忙着为老人换药喂饭，端屎倒尿；晚上又与老人睡在一起，陪老人聊天解闷，减轻老人痛楚。临终之前，老人用她那枯瘦的手死命握住吴国云：“闺女，今世遇到你是我的福分，我是高兴来，高兴去，只是太对不起你了。”

今年81岁的陈立春老人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二等一级残废军人，由于战斗中腿部被弹片击中，留下后遗症。进院第二天，服务员向吴国云反映，老人房间地上有虫蛆在爬，在吴院长的“强迫”下，老人无奈地将腿伸了出来，吴国云细心地把裹在腿部的纱布一层层地剥开，只见腿上露出碗底大的洞，白森森的骨头已经凸现，血水、脓水不住地往外流，洞中布满了蠕动的虫蛆，目不忍睹！毫无思想准备的吴国云顿时闭上眼睛，浓烈的腥臭味使她觉得喉咙发痒，一股酸水喷之欲出，吴国云拼命忍住，强令自己不要转头。瞬间的功夫，吴国云睁开了眼睛，平静地笑了笑：“陈爹爹，你看看，腿都这样了，你也不跟我们讲一声，耽误了病情怎么得了！”说着吴国云叫人端来开水，又洒了些消毒液，轻轻地为老人洗了起来。

为了给老人治病，吴国云可是费尽了心思，寻遍了周边大大小小的医院。这天，吴国云听说步凤镇有位老军医，医术很高明，专治疑难杂症，不少大医院没办法的病他都能医好，顿时喜出望外，连忙带着老人去看病。老军医看完老人的病情，摇了摇头：“闺女，病是有办法治，就怕你不能做到，这腿用我配制的药水洗一年半，开始三个月一天洗三次，再洗四个月，一天两次，七个月后一天洗一次，只要达到这一点，老人的腿就没有多大问题。”听了这话，吴国云倒轻松了起来，回来以后，吴国云按照医生的吩咐，不间断地为老人清洗腿部，开始，由于药水感染，吴国云的手大块大块蜕皮，手背呈紫红色，如同麻风病人的手，不少人见了都不敢和她握手。老人感动地说：“我这个腿，除了亲侄子冷着脸草草洗一次，再也没人过问过了。”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吴国云的不住的清洗，老人腿部终于痊愈。然而，老人腿部好了没几日，在路上行走时不慎被过路摩托车撞倒，顿时卧床不起，贴在腿部二尺长、一尺宽的土制膏药因老人睡觉翻动而移位，竟将老人肛门塞住，老人尽管痛苦异常，但怎么也拉不开脸面让吴国云帮忙。吴国云就耐心地开导劝说：“陈爹爹，谁都有老的时候，谁都会需要别人帮忙，您就把我当作你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罢，便为老人揭起膏药来，由于膏药粘性极大，为了防止老人皮肤受痛，吴国云小心翼翼，动作极其缓慢，结果手上、衣服上沾满了屎尿。老人十分过意不去，而吴国云却毫不在意，继续为老人上药、清洗……

现年64岁的孟春健老人，身子骨很硬朗，由于长期独身一人养成古怪乖戾的脾气，三句说不到，就能和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未进敬老院之前，左邻右舍没一个人肯答理他，村里干部对他实在没办法，一听说乡里成立敬老院，立即把他给送了进来。进院第二天，孟春健就和一位老人闹翻，甚至连工作人员他都指手划脚，肆意谩骂，到最后，全院的人见了他都如同瘟疫一般，避之不及。吴国云也被老人当众“呛”过几回，但吴国云并没有气馁，她坚信，只要多关心老人，时间长了，他自己会转变过来的。一次，刚与服务员吵过架的老人突然上吐下泻，床边满是秽物，大概有自知之明，孟春健老人尽管脸色蜡黄，有气没力，但他一声不吭，还是硬撑着。令他没想到的是，得到消息的吴院长立即赶到，迅速将他送往医院，治病期间，吴国云一直不离老人的左右，帮助医生料理病情，陪他拉呱闲扯，还专门让炊事员烧个小灶为他补身子，同时吴国云还婉转地劝解起老人来，这次老人没说什么，只是“嗯嗯”点头不停。老人患顽强性牛皮癣，整日瘙痒异常，经常将腿部抓得血淋淋的。为了医治好他的病，吴国云东奔西跑，四处寻药，有时乘公交车看到线杆上有医治牛皮癣的广告，也会跳下车看看，通过十多家医院诊治，熬中药、吃偏方，最终老人的病情稳定下来。倔犟的老人终于变了，如今，院里4亩多田，挑水、浇粪等重活基本他一人全包了，与人相处也十分注意克制，礼让三分，随和了很多。

类似这样的感人事迹还有很多。现年58岁的陈红印老人患肺癌开刀，97年一天背脊后用来淌脓水的漏斗突然掉下，高温天气加上恶心的黄脓水，令人难以驻足，纷纷掩鼻而去，是吴国云为他上药解毒，连续为他清洗二个多星期。盲人孙华以每年冬天手上冻疮都会变成脓疮，满手脓水将手与衣服粘连在一起，老人连洗脸都成问题，面部的眼泪、鼻涕混杂在一起，加之老人因患过麻疹脸上比较难看，工作人员都不敢接近他，是吴国云每天为他涂抹膏药，替他洗脸。柏兰英老人患膀胱炎、肺气肿，一到天凉就肚子胀痛，持续发烧，浑身无力，小便频繁，每遇这种情况，是吴国云日夜守护在老人身边，端茶送饭，精心护理。83岁的老人陈翔风，中风后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是吴国云每天为他倒屎倒尿，擦洗身子，直到她半年后去世。

在敬老院，老人们不仅能从日常生活中得到吴国云的关心和爱护，在特殊的日子他们同样能享受到吴国云女儿般的爱。逢年过节，为了消除老人们的孤寂之感，吴国云为老人准备好丰盛的酒菜，大家同桌而欢；老人们生日来临，吴国云为他们买生日蛋糕，下长寿面，燃放鞭炮，祝老人健康长寿；有老人去世，吴国云都要给老人擦身洗脸，穿衣戴帽，并按当地风俗为老人送葬。

无私的奉献：舍弃小家顾大家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七年过去了，为了老人，吴国云，一个普通的农家女，默默无闻地为老人的幸福晚年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化作春风，吹开了孤寡老人那一张张孤单的愁苦的脸，将满腔的热血化作春雨滋润了孤寡老人颗颗孤独的心，为老人创造一个温馨安乐的家，可她及家人，却失去了很多……

1994年6月，吴国云感到头部发昏，胸腹疼痛，去医院被诊断为肝部左后叶长了两个29毫米左右的瘤子。医生说她病情比癌症好不了多少，急需动手术，然而吴国云想到的却是正值农忙季节，敬老院里还有三亩水田秧未插。她忍住病痛的折磨，顶住烈日，冒着酷暑，带领工作人员整田、插秧。半晌，吴国云就感到全身发软，虚汗直流，汗珠不停地往下滴，几步之遥的秧田看起来是那么的漫长！当栽完最后一颗秧时，吴国云双腿已无力跨上田埂，只觉得面前金星直晃，两眼发黑，一下子昏倒在地。在乡领导的直接过问下，吴国云被送往南京动手术。病中，吴国云仍然担心着陈立春老人的双腿，当她得知步凤镇老军医的消息时，顾不上刀口还未拆线，就急匆匆地赶回敬老院带老人去看病，不到40里的路途，吴国云竟然歇了八次！直到现在，吴国云的肝部仍然未能根治，一到阴雨天气就会隐隐作痛。

令吴国云感到欣慰是丈夫秦永康能够始终理解她，支持她，为了使吴国云全身心扑在敬老院工作上，秦永康承担了家中的全部家务。秦永康一位已当食品公司经理的战友曾经邀请他到该公司任职，每月月薪千余元，然而秦永康拒绝了。秦永康唯一的嗜好就是拉拉二胡，哼哼小调，然而自从吴国云到敬老院，家中的二胡就再也没有发出过悠扬的声音。

去年家里收稻，秦永康忙里忙外，连夜赶收，好不容易将田里的稻子收起来堆在场上，吴国云由于忙着院里的事，稻子脱粒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六月的天，说变就变，这天晚上，一个人苦苦支撑的秦永康终于对吴国云说：“平时再怎么忙都不拖你后腿，不过这时候你看看能不能抽出点功夫，稻子堆在场上，得赶快脱粒，遇到下雨天就糟了。”看着双眼通红、精疲力竭的丈夫，吴国云心疼不已，自责不已。然而当天晚上，当吴国云得知陈红印老人肺癌出血时，又连夜赶回敬老院……尽管秦永康一人这赶那赶，场上2000多斤稻子还是遭风吹雨打，加之几天的高温，稻子全部受焐变质，有的还长出了新芽，望着大半年的心血付之东流，秦永康这个刚强的汉子再也忍不住淌下了泪水。

最令吴国云感到内疚的还是对子女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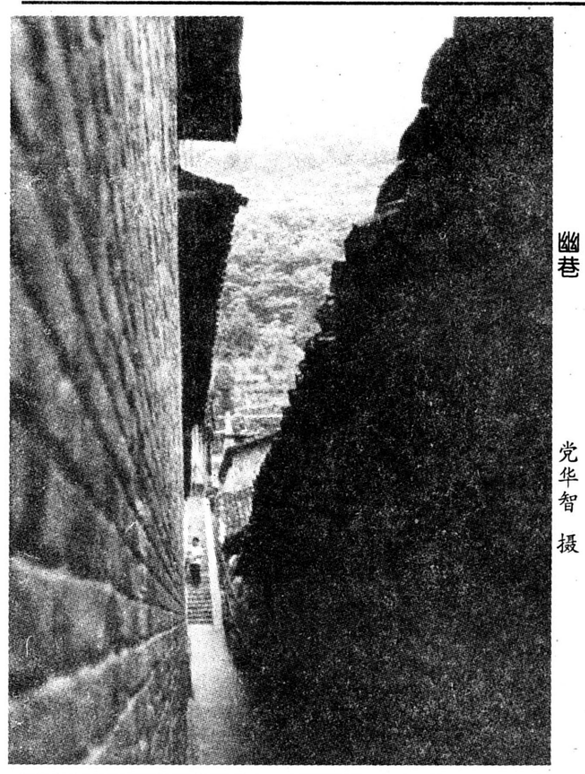
大女儿90年到众想集团上班，然而做母亲的到现在连女儿宿舍门朝哪还不知道。去年，大女儿结婚，亲戚朋友都以为“头男长女”，他们家一定会好好热闹一番，然而吴国云却劝小俩口旅游结婚，办喜事那天，吴国云简简单单备了两桌酒菜，就打发了。亲朋好友知道后无不责怪她太不懂人情，可他们哪里知道，吴国云何尝不想让女儿的婚事办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可敬老院大大小小的琐事，哪一天又能离得开她呢？说来人们还不相信，这几年，为了敬老院的老人，吴国云没去过一次亲戚家，包括自己的娘家！

在农村里，儿子是母亲最为娇惯的，然而吴国云儿子自93年应征服役5年了，母亲没有看过她一次。儿子每次回家都要说：“人家的父母一年都要到部队好几回，而你连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这一天，愿望实现了，母亲终于来了，然而此时的儿子却因救人沼气中毒正躺在病床上被抢救，就是这样，吴国云也只是匆匆停留了两天就回去了。儿子知道，母亲放心不下敬老院里那些老人……

97年春的一天下午，小女儿结肠发炎，疼得在床上直打滚，而此时院里一位老人因肺气肿急需人照料，难以两全的吴国云还是决定去陪伴老人。第二天早上，当吴国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躺在床上的女儿一句话也不说，转过身，用被蒙住头，任凭吴国云怎么哄劝，就是不搭理。今年除夕之夜，当春节联欢晚会演出《打电话》这个小品时，小女儿不由触景生情，趴在父亲肩上抽泣着说：“你看电视，人家当兵的过年还能和妈妈说几句话，哥哥每年这个时候打电话回家，妈妈没一次在家，妈妈一点也不把我们放在心上。”

就是这样，吴国云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与亲人的天伦之乐，为行将西下的“夕阳”无怨无悔地一天天、一年年点亮和延长生命之光的最后一瞬。人们常把教师比喻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而像吴国云这样燃尽青春照亮夕阳的人，我们又能用什么来比喻才贴切呢？

附：压题照片为吴国云（前排左二）为老人洗床单。



幽巷 党华智 摄

毛泽东为丁玲填《临江仙》

■历史一页 □文／子昭

1933年5月，丁玲被上海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囚禁在南京。三年后的1936年11月中旬，丁玲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传奇般逃离了牢笼，经上海辗转跋涉，终于抵达陕北苏区首府保安（现陕西省志丹县）。

随即，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在一座大窑洞里专门为丁玲召开了欢迎宴会。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都前来出席。宴会刚开始，只听门外传来一阵朗朗的笑语，门帘一挑，走进来一位满面红光、身材魁梧，披着一件棉大衣的中年人。

丁玲不认识来者，只是跟着大家站起身来，但她通过看着众人的反应，心里已猜出了几分来人身份，却又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

“主席，你穿了大衣，漂亮多了！”周恩来笑着说。

丁玲一听不由愣了。他真是……毛主席？

“当然喽！欢迎我们的大作家嘛，不穿得体面点怎么行？”毛泽东一边呵呵笑着，一边径直走到丁玲面前，和蔼而又风趣地说：“久闻大名噢！我们还是老乡呢。”

丁玲刚刚告别噩梦一般的囚禁生活，听了毛泽东这一番话，只觉周身一阵热，眼泪便在眼眶里打转，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毛泽东一见，立刻又接口道：“哦，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哦。”

“坐吧。”毛泽东对丁玲说。

各位出席者先后都发了言，多是对丁玲的到来表示欢迎、嘉许以及鼓励的话。然后，主持人又请丁玲谈了自己的经历。

“来”！”毛泽东端起了酒杯，对大伙说：“让我们为出笼自由飞翔的小鸟，为丁玲同志来到我们这个革命大家庭干一杯！”

丁玲随着众人一饮而尽。当毛泽东关心地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时，她立刻说道：“当红军。我要上前线去当红军，去打仗。”

毛泽东看她那副认真样儿，忍不住笑了，边点头边说：“好，好，马上就可以去。正好还有与胡宗南的最后一仗，你现在去还赶得上。”

丁玲高兴得一步三跳着走开了。她随即打点行装，跟着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等领导北上定边，参加了广州暴动纪念大会。西安事变后，丁玲又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一方面军从定边南下，经甘肃前往三原前方司令部。

转眼元旦来临，毛泽东兴致突发，挥笔为丁玲填了一首《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只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不愧有懦将之风，当即将诗词用军用电报拍发至前方，转交丁玲。

丁玲十分感动又兴奋不已。

翌年初，丁玲回到延安，毛泽东又用毛笔亲书一遍《临江仙》，赠与丁玲。

毛泽东赠丁玲的手稿，初由丁玲怀揣珍藏，后来担心在动荡的生活中遗失，她把手稿装进一个信封内，托人带到大后方重庆，委交胡风保管。胡风在信封上写了“毛笔”二字，意即“毛主席的笔迹”。1955年，胡风被打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首领后遭拘捕，抄家时，公安人员搜到了这个信封，但未引起注意，没有收走。“文革”中，胡风家再次被抄，信封藏在一只皮包的夹层中，结果虽然皮包中的东西被一抄而空，但信封却万幸躲过了抄家者的眼睛。“文革”结束以后，这一弥足珍贵、历经惊险的手稿终于又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丁玲的手中。

人面怪牛

上周在巴拉圭西北部哈耶斯总统省境内一个小镇出生了一只人面独眼牛犊，虽然诞生数分钟后即夭折，却引起当地居民围观。为了研究这种现象的起源，这只牛犊标本将送往兽医学院进行研究。

这只小牛出生时体重约四公斤，除了脸型似人之外，只长一只眼睛，下巴有胡须，耳朵尖得像昆虫的触角，体毛稀少，皮肤泛红，在恰谷地区哈耶总统省的班泽明安塞瓦尔镇的一处牧场上出生。

据说，这只牛犊很可能是在公牛精子有缺陷的情形下受精的产物，也有人认为公牛与母牛交配时刚发生日蚀或月蚀的现象，才会生下如此畸形的小牛。

（德斌 摘自8月25日《扬子晚报》）

两枚特殊的像章

在我收藏的众多毛泽东像章中，有两枚独特精美、风格各异的“样板戏”大型像章（如图），堪称像章艺术中的精品之作。

较大的一枚像章直径10.2厘米，上方正中镌毛泽东侧面浮雕头像，表面镀银，四周有红太阳光芒。下方环绕头像，采用木刻画的形式影雕八个“样板戏”主人公形象，从左到右依次是：《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吴清华、《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海港》方海珍、《白毛女》（芭蕾舞剧）喜儿、《奇袭白虎》、杨伟才、《沙家浜》阿庆嫂、《沙家浜》（交响音乐）郭建光、《红灯记》李玉和。背面铭文“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胜利万岁”。是哈尔滨某军工厂制作。像章背景图，多数为浮雕，这种像章采用影雕技艺，极为少见。

较小的一枚像章直径8.7厘米，同样是毛泽东侧面浮雕头像，也设计有红太阳光芒，但表面镀金，头像下浮雕《沙家浜》剧中新四军伤病员在芦苇荡中坚持战斗的人物群像，使人耳边仿佛回响起“要学那泰山顶山一青松……”的豪迈壮歌。背面刻有“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广西无产阶段革命派区京剧团”、“广西玉林11”三排铭文。

两枚样板戏像章，都突出了《沙家浜》。前一枚八个“样板戏”主人公，《沙家浜》就占有两席（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表演形式）；后一枚用整个背景雕塑《沙家浜》人物群像，足见其在样板戏中的重要地位，在像章图案中得以充分表现。因为毛泽东对这出戏曾作了指示，名称也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早在1964年7月，毛泽东观看了沪剧《芦荡火种》的演出后指出：“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此外，毛泽东对《芦荡火种》剧名提出了质疑，认为从文法来看，“芦荡”与“火种”配合有欠妥当，于是提议“改名为《沙家浜》”。

两枚像章相比较：同为毛泽东侧面头像，一枚镀金、一枚镀银；同属大型像章，一枚大、一枚小；同为铝材制作，一枚影雕版，一枚浮雕版；同属于“样板戏”题材，一枚表现八个样板戏主人公形象，一枚表现某一个戏剧场面人物群像；同为一个收藏专题，一种北方制作，一种南方生产。两枚像章各有特色，妙趣横生，不愧为像章艺术中的典范。

（周继厚）

下棋寻高手 弄斧到班门

穆德新 作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各部室电话：要闻部：7344614 社会新闻部：7337708 维权部：7344649 副刊部：7344642 美编室：7344654 广告部：7321847 办公室 财务室：7340619 本报传真：7344613 照排室：7322446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